



看见朱元璋的另一面 ——读《基于新见史料的 朱元璋文学研究》随感

□作者:陈光锐

滁州山水如画,人杰地灵,洪武帝朱元璋即出生于此,发迹于此。作为明朝开国皇帝,他有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的盖世功勋,也有“治隆唐宋”“千古一帝”的盛誉,滁人因他而骄傲。近七百年来,人们对这位有着从乞丐到帝王传奇经历的滁人充满好奇,围绕其惊世才能和历史功绩常有争议,更有人对其残害文人和重典治吏指责不断,其历史形象聚讼纷纭,莫衷一是,着实令人心焦不已。今日幸读乡人陈昌云教授所著《基于新见史料的朱元璋文学研究》,顿觉耳目一新,豁然开朗,可谓一部新见迭出的力作,值得推介。

前人对朱元璋研究颇多,涉及领域甚广,成果丰厚,其军事、政治、哲学才能早有公论,而文学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、争议不少。为补前人之缺,此书首次进行朱元璋文学专题研究,在充分利用多部珍稀文献基础上,聚焦当前朱元璋研究的热点与难点,努力回归历史语境,着力解决当前的学术纷争。全书共56万字,分上中下三编,主要围绕朱元璋史料文献、历史形象、文学成就、文坛影响四大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,科学评价其文学是非功过。深读细品之下,真是受教颇多,于此书中可得以下四大创获。

一、使用新史料奠定创新基础

前人研究朱元璋多使用正史《明太祖实录》《明史》《皇明宝训》和野史笔记《龙兴慈记》《野记》《剪胜野闻》等书,但前者出于政治需要,存在避讳、篡改现象,后者夹有个人情绪,往往任意神化、丑化其形象,由此造成学界难以还原其真实历史形象,作出科学评判。本书作者针对前人研究中的文献不足,多参考《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》《太祖皇帝钦录》《明太祖御笔》《纪非录》《李朝实录》《御制文集》(明初三十卷本)等罕见史料。这些新用史料较客观真实,能与传统史料相互印证、补充。尤其《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》为长期流传海外的明内府抄本,世人鲜见,却收文宏富,可充分反映朱元璋的文学创作成就。而《御制文集》(明初三十卷本)是现存最早珍稀版本,收文数量较多,可信度也高。《太祖皇帝钦录》《纪事录》《李朝实录》因编者身份特殊,不易受政治因素干扰,可补《明太祖实录》之失。书中所用这些罕见史料可信度更高,信息丰富,可保研究结论的创新性和可信度。

二、界定朱元璋的“帝王文人”身份

前人论著谈及朱元璋文学成就就很少,多认为朱元璋只算得上附庸风雅、卖弄才艺的文学业余爱好者。作者一反常论,通过对比《大明太祖御制集》《高皇帝御制文集》《全明文》《明太祖集》以及明初文人别集所收之文,指出朱元璋所作诗文实际数量远超前人所见,总计近1800篇,且各体皆擅,涉及诗、赋、歌、词、碑、记、序、跋、题、赞、诏、诰、敕、祝等34类文体。他虽非专业作家,却乐此不疲,作品数量远胜一般的文士。唯所作多率性而为,整体质量不高,良莠不齐,个中也有《阅江楼记》《皇陵碑》《长江潦水诗》《吴伯宗韵》《僧目空山》《野卧》《不惹庵示僧》等精品传世,其诗文风格雄奇粗犷,情感真挚,充分彰显开国帝王艺术风貌,实非高启、吴伯宗等纯粹文人可比。只因文集不传和政名所累,被文学史家们忽略、遗漏。

三、客观评价朱元璋文坛历史功过

前人多认为朱元璋铁腕治国,残害文人,阻碍明初文学发展。作者认为此论有些片面,他于洪武文坛也有贡献。利好一,朱元璋大兴文治,通过荐举征召、科考取士、修史编书等方式,改变元末狂放隐逸之风,将天下文人由山林收归朝堂,既解决了明初治理的人才问题,又为振兴教育、安顿文人、浓厚文风作出多种贡献,值得赞扬。利好二,他推崇“载道辅政”的质实豪迈文

风,扶植侍御文学队伍,打击异己文人群体,甚至亲操翰墨,引领文坛,大力排斥元末纤秣靡丽之文。洪武朝主流文人文学既不同于元末文人的吟咏性情,也有别于后世台阁重臣的涵养道德、歌功颂德,有着超越自我、关注现实的理性品质,自具价值和特色,并非完全文学倒退。利好三,他倡导的质朴简易文风,对明代公文乃至今天的应用文发展都有深远影响,确有整顿士人文风之功。当然,危害也很明显。诚如前论,他以理学禁锢士人思想,妄兴文祸党狱,实现对士风、学风、文风的全面掌控,造成明初文学生态极端恶化,文坛沉寂的惨淡局面。综合而论,朱元璋于元末明初文坛或谓功过参半,前期确有拨乱反正之功,后期则态度偏激、手段残忍,致使文坛名家凋零、英才不继,实为过犹不及。

四、彰显其跨时代的历史影响力

朱元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出于时代政治需要,对之毁誉不断,争论不休,书写出形象鲜明、姿态各异的历史形象。明人对朱元璋经历先褒后贬、由神至魔的巨变。明初,人们视之为神人、圣人、贤君、良将。明成化后,官方极力维护其“明君圣主”形象,民间则视之为“专制暴君”代表。蔓延至中后期,民间的恶毒丑化、诋毁谩骂之声占据上风。直至明末,始有辩护之声。清人对朱元璋历史形象的书写集中体现出“民族英雄”和“专制暴君”的两面性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学人多指责其背叛农民出身,沦为地主阶级帮凶。20世纪80年代,人们关注其治国安民之术,有人誉之为“反腐先锋”,也有人视之为“大独裁者”。20世纪90年代以降,学人开始回探历史人物本真,从多角度、多领域综合评价其历史功过,最终作出褒大于贬、功胜于过的评价。纵向来看,朱元璋不仅生前创造历史,死后亦闻名政坛,无愧为“历史奇人”。

笔绘山水 墨写华章 ——袁少厚/邓刚书画作品展开展

为助力文艺基层建设,丰富群众文化生活,激活文艺创新活力,5月15日上午10时,“笔绘山水 墨写华章”袁少厚/邓刚书画作品展开在滁州市文学艺术中心三楼展厅开幕。本次展览由滁州市文联、市书法家协会、市美术家协会、来安县委宣传部主办,来安文联、县书法协会、县美术家协会承办。

本次展览共展出精品佳作100幅,含袁少厚书法35幅、国画15幅,邓刚山水国画50幅。两位艺术家均由来安走出,袁少厚为国家级书协会员,书法溯源魏晋,兰竹画作清

雅写意;邓刚是国家级美协会员,深耕江淮山水,承袭南宗文脉,笔墨厚重空灵。作品涵盖对联、条幅、手卷等多种形制,风格多样、意蕴悠长。

此次书画联展既是两位艺术家创作成果的集中亮相,也是滁州书画文脉的传承弘扬。展览搭建了艺术交流切磋平台,展现传统书画的独特魅力,彰显艺术家扎根乡土的家国情怀,进一步推动滁州文艺事业繁荣发展,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翰墨丹青之美。(陶昌斌)

▲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(来源:滁州文旅)



花山古道 ——青石路上流淌的千年时光

□作者:薛暮冬

群山绵延,层峦叠嶂,在滁州,在琅琊山中,在烟火人间与幽深山野之间,隐藏着花山古道。它以青石为骨,以苔痕为衣,以岁月为笺,沉淀了千年岁月。它承载着盐铁商贸的过往,收纳着山川四季的清欢,在时光长河里静静伫立。它古老而止语,任由风雨雕琢,静待世人奔赴。2026年的春末,我步入花山古道,触摸被岁月封存的山河旧事。

行走其间,最先撞入眼底的,是一路延伸向上的青石板路。岁月磨平了石板锋利的棱角,却在每一块青石之上,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。错落交错的马蹄印,深深浅浅嵌在石板纹路里。凹陷的痕迹历经千年风雨冲刷,依旧清晰可辨。这是岁月留下的勋章,也是古道繁华过往鲜活的佐证。千百年前,这里并非寂静山野,而是南北往来的商贸要道。盐与铁,作为古时民生与社稷的核心物资,顺着这条古道辗转运输。

曾经,在并不遥远的过去,一队队商旅人马,伴着哒哒马蹄,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。挑夫的喘息、骡马的嘶鸣、商贩的闲谈,曾填满整条山谷。雪白的食盐、厚重的铁器,从一方水土运往四方村落,打通山野与市井的联结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车轮碾压,马蹄踏踏,行人步履匆匆,坚硬的青石慢慢凹陷,化作一道道深浅错落的印痕。那些密密麻麻的印记,串联起古时盐铁贸易的繁华盛景,见证过商旅云集、车马络绎不绝的热闹岁月。时代更迭,车马远去,喧嚣落幕,唯有这些马蹄印静静留存,每一道纹路里,都藏着一段风尘仆仆的远行故事,诉说着昔日商贸往来的蓬勃烟火。

古道沿途,随处可见苍痕斑驳的界石。粗糙的石面饱经风霜,深浅交错的青苔层层覆盖。墨绿与灰石相互交织,晕染出古朴而沧桑的质感。这些沉默的界石,曾是地域划分的标尺,也是古道行路的指引。在交通闭塞的从前,山野茫茫,群山阻隔。一块界石,便是方向,便是边界,也是远行之人心中一份安稳的依托。风雨侵蚀,日晒霜打,石头的轮廓渐渐模糊,文字慢慢斑驳,青苔肆意生长,将岁月的荒芜与温柔尽数包裹。它们静静伫立在古道两旁,不声不响,看过春来秋去,守



过寒来暑往,以最沉默的姿态,守护着花山古道的岁月秘史,成为千年商贸文明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春至花山,古道便被盎然春意温柔包裹。春风拂过山野,万物挣脱冬日的沉寂,次第苏醒。漫山草木抽芽生长,青草铺展成毯,郁郁葱葱。各色山花肆意绽放,嫣红、粉白、嫩黄错落山间,花草草绿,满目清新。古道由古老的石头层层叠叠构筑而成,大小不一的石块依山势起伏而铺,顺着山势蜿蜒曲折,拾级而上,层层递进。错落的石阶顺着山峦延伸,一头连着烟火村落,一头隐入云海深山。

粗糙的石缝间,野草探头,野花丛生,坚硬的石头与柔软的草木相融,刚柔并济,勾勒出古道独有的春日景致。阳光穿过枝叶缝隙,细碎的光影落在青石板上,随风晃动,斑驳陆离。行走其间,脚下是千年古石,身旁是漫山春色,鼻尖萦绕着草木的清香与山花的淡香,一步一景,一步一韵,古老的石道在春日里褪去沧桑,焕发出温润鲜活的气息,千年时光仿佛在此刻温柔相拥。

春日的花山古道,最动人的景致,莫过于一场春雨过后。细雨淅淅沥沥,轻柔洒落山野,洗去青石上的尘埃,滋润了石间的青苔,也唤醒了整片山林。雨后初歇,山间云雾缓缓升腾,层层叠叠的白雾缠绕山峦,游走于古道之间。远山含黛,青峰朦胧,错落的古石在云雾中若隐若现,曲折的古道顺着云雾延伸,消失在山林深处。

天地之间朦胧缥缈,远山、密林、怪石、古道,都被薄雾轻轻笼罩,虚实相生,意境悠远。清风掠过山谷,云雾缓缓流动,时而漫过石阶,时而缠绕树梢。行走在古道之上,仿佛踏入缥缈仙境,远离尘世喧嚣,置身于山水画卷之中。耳畔没有市井的嘈杂,只有风声轻吟,枝叶轻摇,周身皆是清润的草木气息,内

心的浮躁被山间的清宁缓缓抚平,只余下满心的安然与松弛。

花山古道,不只有千年人文底蕴,更有生生不息的自然意趣。幽深的山林,茂密的植被,清幽的环境,为山野生灵营造了绝佳的栖息之地。深入古道腹地,远离人居喧嚣,常常会偶遇山间的野生动物。机敏的松鼠在石缝与林木间跳跃穿梭,灵活的野兔掠过草丛,林间飞鸟结伴穿林,各类山野生灵自在栖息,互不惊扰,和谐共生。

最动人的,是满山林间的鸟鸣。清晨薄雾未散,清脆婉转的鸟鸣此起彼伏,交织成一场盛大的自然交响。高低错落的啼鸣,清脆悦耳,时而轻快灵动,时而悠长婉转,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风声、叶响、泉流、鸟鸣相互交融,天然成曲,没有人工雕琢的刻意,只有大自然最纯粹的韵律。驻足古道,静静聆听,感受山野万物的生机与灵动,便会懂得,这条千年古道,从来不是孤立的人文遗迹,而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诗意秘境。

曾经,它用漫山春色告诉我们,古道从不是只用来承载离愁与怀古的意象,它是活着的时间容器,盛得下千年的兴衰沉浮,也接得住当下的春日新生。我们总爱从历史的陈迹里找怅惘、寻慨叹,却忘了这些走过千年的老路,从来都在等着新的脚步声响起,等着每一个踏入春天的人,从旧时光里接住独属于当下的松弛与安宁。

漫步花山古道,踏过千年青石,抚摸斑驳苔石,望云雾青山,听林间鸟鸣,在古朴与清新之间,与岁月相逢,与自然相拥。这条穿越千年的古道,带着历史的厚重与山水的温柔,静静等待每一位行者前来,于一步一行之间,读懂山海过往,感受岁月静好,在山野清风中,邂逅独属于花山古道的千年风华与万般诗意。